

# 告诉你一个 真澳洲

严 阵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告诉你一个真澳洲

严 阵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诉你一个真澳洲 / 严阵著. —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10

ISBN 7-106-01313-7

I . 告… II . 严…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055 号

责任编辑：唐志平

封面设计：胡向荣

## 告诉你一个真澳洲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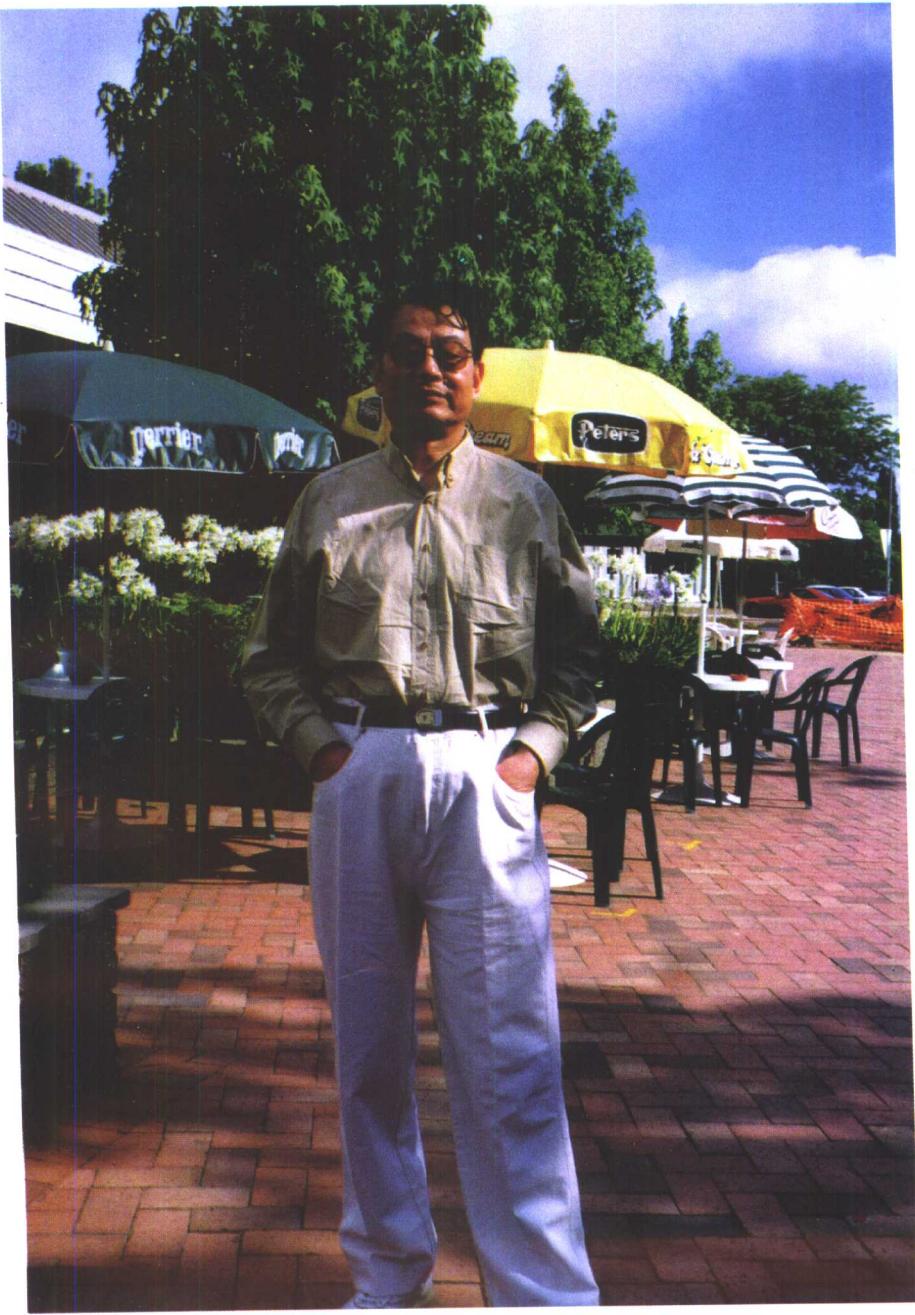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3

字数：330 千 印数：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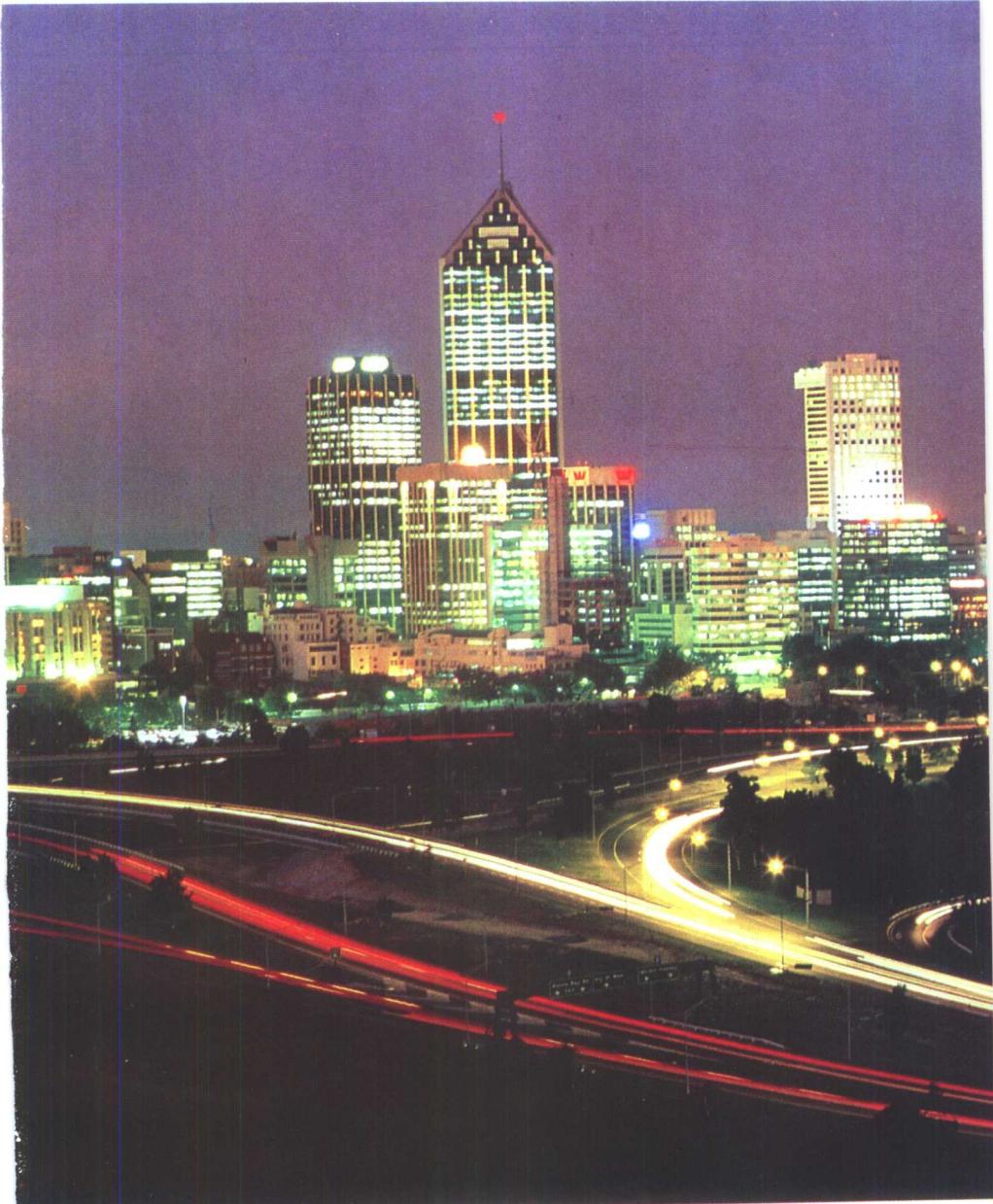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北京第 1 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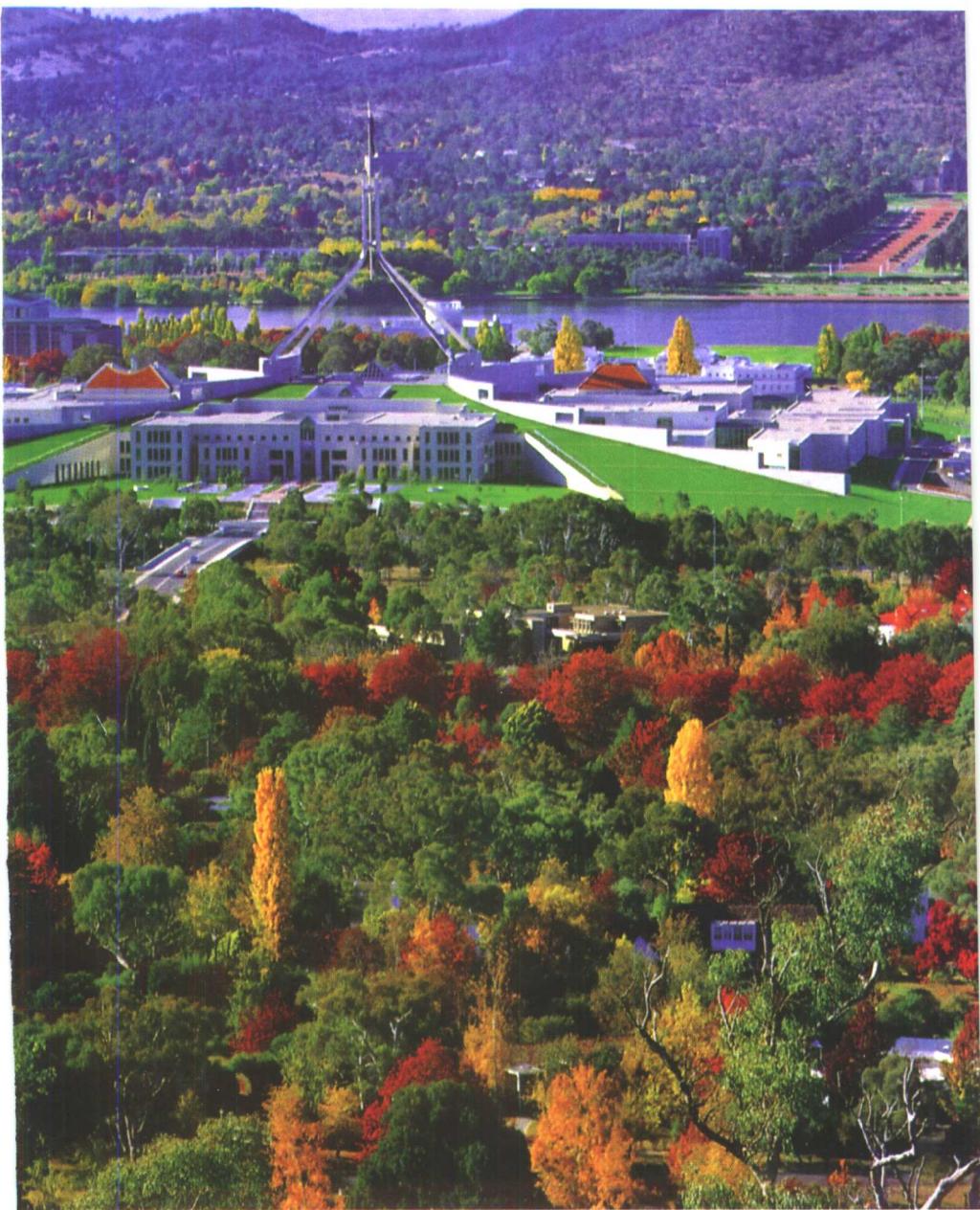
ISBN7-106-01313-7 / 1 · 0167 定价：19.80 元



严阵在澳洲



澳洲西部名城帕斯



美丽的公园城市 堪培拉

# 内 容 简 介

这部纪实性作品是著名诗人、作家严阵先生近年来的一部力作。

全书像一幅幅重彩油画，向读者展现了澳大利亚的旖旎风光和多彩的人文景观：海底大花园——大堡礁的神秘和瑰丽；裸体海滩的返璞归真；花园城市堪培拉的澄澈、悉尼的蓝天碧海、墨尔本的迷人黄昏、佩思的美丽落日的独特魅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同性恋大游行和大选中霍华德与基廷的电视辩论，令人大开眼界……

书中真实地描绘了澳大利亚繁荣与美丽的背后：家庭暴力的屡屡发生、家庭的解体、离婚率的与日俱增、非法居澳者的困境与无奈、中国移民的酸甜苦辣和老人的孤独、留学人员的艰辛……

书中还一再提醒那些想出国淘金的青年人，如今能使你走上致富道路的地方可能既不是澳洲，也不是美国，而是……

全书意趣恬淡致远，娓娓道来，文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你会像欣赏一首抒情诗那样从中领略到作家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对人生入木三分的见地。

责任编辑：唐志平  
封面设计：蓝苹果

1267/279

索书号：

书名：告诉你一个真实

登录号：

定

借 者	借 期

分 类	编 号
	16540

登记号

16540

读 者 注 意

1. 爱护公共图书切勿任意折和涂写，损坏或遗失章赔偿。
2. 请在借书期限前送还以他人阅读请赐予合作。

成1106-1

# 目 录

启程之前.....	(1)
香港一瞥 .....	(10)
堪培拉印象 .....	(21)
给小鸟让路 .....	(25)
板球的魅力 .....	(33)
朋友来访 .....	(36)
葛里纳的艳事 .....	(41)
吃和欣赏 .....	(43)
情人节 .....	(45)
大选辩论 .....	(53)
他乡感怀 .....	(57)
邬医生的处方 .....	(65)
夏天的春节 .....	(69)
美术馆和军事博物馆 .....	(74)
成败之间 .....	(84)
芦花开了 .....	(88)
国会大厦 .....	(96)
凯西.....	(103)
天竹.....	(108)
韦理斯的记者招待会.....	(110)
鹿死谁手.....	(114)
同性恋大游行.....	(118)
土著艺术.....	(130)
再见了，基廷.....	(134)

悉尼美韵	(144)
街头音乐家	(153)
王先生的故事	(157)
裸体海滩	(170)
船和海	(175)
中国城	(179)
小镇随想	(189)
移民问题	(194)
三个失业者	(207)
中国留学生的命运	(210)
黄金海岸	(221)
木星赌场	(227)
生育与住房	(230)
渔夫海港	(236)
海底大花园	(239)
家庭暴力	(249)
阿丽	(265)
澳洲的社会福利	(270)
王老伯探亲	(272)
异国风情	(290)
墨尔本览胜	(30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309)
柯克船长的小屋	(316)
菲力浦岛	(323)
艾尔斯巨石	(333)
卖牛镇夜宴	(338)
阿得雷德	(344)
佩思落日	(348)

北疆奇观	(355)
上海姑娘	(358)
南方明珠	(361)
维多利亚州掠影	(367)
神秘的十二门徒	(374)
净土	(379)
岸在何处	(385)
永远的祝福	(394)

# 启程之前

一个多月前就把箱子摊在房间的地面上，由于澳航规定每个旅客只能带 20 公斤行李，另外提一只 5 公斤的手提包，所以得把要带的衣物一件一件地称过才放进箱子。

女儿的邀请信早就到了，由她代为填好的签证表格也同时寄来。她做什么事都特别细心，为了让我们填上必须由我们自己填写的空下的表格，她还特地把填表格的那支笔也一起寄了来，这样，表格上才不会出现两种笔的颜色。

有关签证方面的文字材料都准备好了。只是行李成了难题：我从 100 幅已经裱好的画中选出 40 幅，分成两捆卷好包好，首先放进箱子，再放进两大包必备的药物，就差不多 10 公斤了。还有 10 公斤怎么分配？必要的衣服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只能拣了又拣，选了又选。北京正是隆冬季节，1995 年末的第一场雪过后气温已降到零下 4—5℃，而澳大利亚却正是夏天。因此，既要穿着厚的衣服走，又要多带些衬衣和 T 恤衫。本来我从几百枚石章中选择了几枚自己最喜爱的图章放进手提箱里，可是小箱子里一部松下小摄像机已占了一半位置，加上必带的几个笔记本、英汉词典、新华字典及日常生活用语的课本和录音带等，重量早已超过 5 公斤，我提了几次，小箱子确实不轻，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把那几枚图章全部精简。我想，我此行到澳大利亚是不可能作画的，因为作画，起码还要再带一只箱子，单是颜料和笔墨纸砚以及印泥就会是一大堆，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所以这次澳洲之行，如果想画的话，也只能画一些速写了。

对我来说，澳洲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之前，我没有澳洲

的梦。有时候，大部分会是在冬天的夜里，当女儿在我梦中出现的时候，她身后的背景总是十分模糊，有时候竟会是我远在山东半岛的老家，那是我父母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的出生地。故园的园墙外面，一棵槐树下有一口古井，我就是喝着那口井的水长大的。在井的前方，有一个南园，那是我大哥种菜的地方，我还记得四季豆开的白色小花和扁豆开的紫花和黄瓜开的黄花错落有致地布满大哥用木棍扎成的架子上。夏天的时候，菜园边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上，黄莺叫得特别好听。大哥常用辘轳把井水摇上来，使其沿渠流向园中的菜地。而我则时常把白杨的叶子当成小船放到水渠里，让它沿着渠水漂流。渠边常有一些狗尾草，会阻住我的小船，这时我就弯下腰，或者匍匐在地上，用手拨开草叶，让小船继续向远处漂去。

我家的院子里有三棵树，一棵丁香，一棵海棠和一棵李子。当冰雪消溶春天到来的时候，首先冒出地面的，是南窗下的“平地一声雷”，它是一种兰科植物，冬天，它的叶子全枯了，只把剩下的根茎默默地埋在雪下，而春天一到，它却先于万物，首先暴地而出崭露出几片碧绿的如鸭嘴一样的叶芽，给人一种惊喜，一种春天已经到来的震撼。这也许就是它的名字——“平地一声雷”的来历吧。我记得，冬天，当大雪下得很厚，四下静寂无声的时候，我父亲就会在被窝里教我读唐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春天，院中的李子花、海棠花和夏天倚墙而开的紫丁香及墙上爬满的葫芦藤，还有黄昏时绕着葫芦蔓上有着长长绿柄的葫芦花和飞飞停停的蛾子，都一直会出现在我以后的数十年风风雨雨流离于天南地北的梦境之中。而我常常不能忘记的，是我常跟母亲到南园去摘瓜菜，母亲的蓝色上衣很宽松，我常常拉着她衣服的后摆，跟她到地里去…

而有些时候，那些梦又好像是在合肥，那个古称庐州，那个有三国时曹操点将台和张辽大战逍遙津的古城。这座古城是包公

的家乡，至今那条古老的护城河还叫包公河，而包公祠和包公墓，也都是这座古城的名胜所在。最令人难忘的，是包公祠前的那口水井，相传清官喝了那井里的水，一点事也没有，而赃官一喝则会闹肚子疼。果真如此，现今又有多少当官的敢于去喝那口井里的水呢？如果并非如此具有神力，而仅仅是徒具其名，则当今又会有多少官员不去争喝这井里的水呢？

凡梦见女儿的时候，背景总是难以说得清楚，而梦中醒来，则会顿时感到，此时此刻，她并不在我梦中缭乱出现的那些地方，而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把所带的东西最后定下来后，便连夜把箱子打上了箱带。这是到美国去了两趟的箱子，久经跋涉，似乎无动于衷，兀兀地立在房间的一角，就等着上飞机了。

这几天女儿不断来电话和传真，先说机票用快递寄来。想到上次到美国去，寄来的机票中途遗失，来往长途电话不断追寻，最后才得知搁在香港，第二天就要登机了还驱车到快递站查找机票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北京的快递，实在不敢恭维，加上星期六和星期天不办公，就更没有把握。于是立刻发传真过去，告诉她如要快递，必须提前 20 天，否则到时心脏病也会被急出来。女儿本来打算接我们到堪培拉去过圣诞节的，她刚生过佳佳，希望父母在身边并有一个热闹的节日。1992 年在华盛顿过圣诞节时，我们和女儿，A. H 和 K，老 S，还有 A 的妹妹，大家在装满彩灯的棕榈树下进晚餐，景象犹历历在目。那晚，朋友们中间，只有 D 没有来，她有自己的圣诞树。J 也没有露面。三年过去了，年华如水，朋友们虽然都时有信息，但世事茫茫，难以预料。老 S 回国找到一个伴侣，听说已结婚了。她家在北国，从前的男友到德国留学去了，一去未归，雁过声断，因而她发誓要找一个美国人，比德国更胜一筹。正好在美旅居十多年的老 S 这时也加入了美国国籍，经人介绍，便从华盛顿风尘仆仆而来。“这次回国，可不要

带纸箱子了。”女儿把自己的旅行箱借给了老 S。只有我知道，老 S 前两年第一次回国与北京的一个姑娘会面的故事。老 S 是文革以后从东北老家到美国的，十几年的艰苦经营，终于自己开了一个小旅店，上下二层楼，有几十个铺位，老 S 和中国大使馆关系不错，所以国内来访的团组，大使馆的朋友，常被介绍到老 S 这里住宿。老 S 这里也确实适合从大陆来的中国客人居住。因为这里除了住宿便宜之外，还有一个大的厨房，供客人自己做饭。那时中国外出的规定还没有作重大改革，除了机票住宿公家按规定报销外，每天的生活费，采取包干制，好像是 20 美元一天。那时从大陆组团出来的人（广东的也许除外）身上都没有几个外汇，一次外出的零用钱只有几十元，这样，自己做饭省几个生活费下来，便成了这些人的通行的做法。美国吃的不贵，鸡蛋、面包、面条，中国城的豆腐、鸭脚和鸡翅膀，都很便宜。吃得舒服，又能省钱，何乐而不为呢？老 S 虽出国多年，但家乡心还很重，他家在东北，祖根却出自山东。山东人的慷慨义气，经常会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真的，他开这个旅馆是为了赚钱，但他和来自祖国的客人打交道时，却又经常忘了这一点，他热心真诚，怎么能使客人方便他就怎么做，他的厨房里，经常备有大量的米面、油盐酱醋、碗筷杯盘，随客人自选，一律免费使用。有时客人吃过饭扔下一大堆饭碗下来，他就负责收拾洗刷，毫无怨言。那时正是中国人发疯地出国考察的年代，从县、地、市到中央各单位，各种各样的团蜂拥而至。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曾在一篇报道里说：在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大街，只要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准能打到一个来自中国的考察人员。也许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当时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窝蜂飞到美国来的各种代表团，确确实实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加上老 S 服务周到，宾至如归，所以当时的生意做得不错。

女儿本来是要邀请我们到堪培拉过圣诞节的，接到我们的传

真，她只好改变了主意。她想让我们早一点来。所以没有完全采纳我们的建议：提前 20 天把机票寄来。而是托悉尼旅行社的陈小姐找到一位从悉尼回北京探亲的中国朋友，把机票带来。

1995 年 11 月 13 日，北京是雨夹雪的天气。那天，我们早 6 时起来，7 时离家，乘一辆红色的夏利车。雨雪越下越大，也许因为时候还早，也许因为天气关系，路上不像平时那么堵车。平时的北太平庄桥下转弯处和新外大街整个一条街会排满各式各样的车子，那天则好，几乎没费什么功夫，便于 8 时多到达了东直门外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使馆由灰色高墙围着，外观仿佛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这样的建筑风格，也许源自澳洲那些最早来自英国的移民防御土著民族的习惯。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建筑，它和它大门顶端悬挂的饰有袋鼠和鸵鸟图案的标志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雨和雪在同时落着，北京渐渐隐入一片模糊的雨雪之中。我喜欢北京的雨，不管什么样的雨我都喜欢。雨中的北京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圣感。那些巍然屹立的豪华宫殿在雨中显露出来的色彩，是那么样的朦胧和神秘，犹如薄雾中出现的海市蜃楼。我喜欢北京的雪，那悠悠飘落的小雪，那静静覆盖的大雪，那在寒风中旋转飞舞的狂雪，都会给人无尽的诗情。那故宫的雪，那北海的雪，那颐和园的雪，那圆明园的雪，那西山的雪，那八达岭的雪，都会把人带进那确实曾存在过但又不可详知的深邃奇妙的历史篇章之中。没有雪就没有北京。春花秋叶下的北京，所呈现出的仅仅是一种世俗的美，而雪中的北京，才会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魅力。

雨和雪同时下着，一会儿雨多一些，一会儿雪多一些，我们根据卫兵的吩咐，等在使馆的廊檐下，心想，这样的天气来签证反而好，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人。想到前几年到美国使馆签证时，门外的人排成了长队，心头不由涌起一种莫名的哀愁。看着眼前雨

雪中的车影和匆匆行人，一眼也不瞧地从澳大利亚使馆门前走过的样子，便顿时感到，几年以来，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这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变，那种又矗立起了多少高楼大厦的变，那种人们服装的变，而是一种心态的变，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的心态上的平衡。这是既不把外国人当敌人也不把外国人当富人的那种变。这是把中国和外国摆在平等位置上的那种变，这是具有自尊不自馁，具有自信不自卑的那种变。匆匆的车流，匆匆的人影，在雨雪中留下了一道道色彩。中国人不再那么多笑，那么多鞠躬，他们是在以冷峻而又关切的目光，观察着面前的世界。虽然雨和雪都没有停，使馆门口等候的人，却在陆陆续续地增加，有一个矮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连，她的恋人在悉尼，她要远过重洋去探望他，她已经三年没有看到他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手里提着一只公文箱，一直在围着一根方柱走来走去。一个从广州来的大肚子，对谁都高声大叫：“到悉尼先飞广州，我可以代你们买广州到香港的火车票，从香港乘飞机到悉尼，价钱便宜多了，从北京直飞要七千多人民币，不合算啰！”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小姐，也冒雨来使馆门口，散发她们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说明书。早就听说新加坡航空公司有全世界最好的服务，从这位小姐站在雨中但却彬彬有礼的笑容上可以感觉到：她的公司的声誉确实名不虚传。

时针指向 8 时半，时间到了，卫兵查过护照，我们便随着人流进了签证处。澳大利亚使馆签证处，在使馆大门对面。房屋高大宽敞，有一排排靠椅。和美国使馆不同的是，这里一进门必须先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取号，然后根据呼叫的号数，再到签证室的窗口。美国使馆的官员在窗口接材料，和你谈话，向你提问，然后当场决定是同意签发还是拒签。同意签的，便给你一个收据，请你到另一个窗口交费。澳洲使馆则不，当叫到我们的号时，我们来到窗口，只有一个中国小姐在收材料，材料收过，再到隔壁窗